

飛鳥與新茶



如是我見
李丹崖

正值春日，在徽州的山間流連，我遇見了一家民宿。依山而建，院子不大，用石頭壘起來，有雞欄，雞鳴啾啾；有整張大板做的茶桌，泡的是頭春頭採的黃山毛峰，小小的米粒枝條芽，在杯中婀娜；有山茶花，趁着東風已經早早地開了，這些茶花平日是在茶園裏的，能增益茶葉的香氣，今遭轉入此院來，香茗在手，一樣佐茶香；有鳥飛來，落在石頭壘成的院牆上，石塊上，有民宿老闆女兒事先撒好的米花。

老闆的女兒愛鳥，各色的鳥兒紛至沓來，並不怕人，足見是被餵久了。少年時，認識一位遠方的表姑，她從小給了親戚家領養。親戚家是遠近聞名的富戶，表姑初入富戶家門，話都不敢講，富戶說：「不礙事，只因沒吃我們家的飯。吃了誰家飯，自然會聊天。」誰家的飯食，自然能打破你與他們家的疏離感。——老闆家女兒餵的那些不怕人的鳥，讓我想起與此種種。

在互聯網短視頻平台上，看到一位老者號稱「鳥王」，在密林之中，只要他吹響口哨，眾鳥皆會飛來。眾人皆稱奇。一開始，我也不明就裏，今遭看到民宿家老闆女兒餵的鳥，恍然大悟。所謂鳥王，不過是吹口哨給鳥吃食的前奏信號而已。我們只看到他口哨喚鳥，卻忽略了而後的餵食。

我們拖着厚重的行李箱，住進

這家民宿。老闆每個房間都分配了兩袋五克的試喝裝綠茶。茶是老闆自家的茶園種的，老闆娘親手炒製。老闆說，他們家的茶，只供自家房客，不走店面分銷，也不走線上銷售。儘管這樣，每年春天，新茶下來，都供不應求。最關鍵的一點是，那些今年喝了他們家茶的房客，下一年，哪怕不來這裏住宿，也一樣會打電話採購老闆的綠茶。

看過一本《美食心理學》的書，書中說：「美食，可以幫人與人之間建立信任感。讓一個人信任你，烹茶煎餅是絕佳途徑之一。」我原以為，老闆家的茶暢銷是這樣原因，老闆說，有一定原因，但絕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攤開房間裏的試喝裝綠茶就知道了。

我到房間刷洗玻璃杯，剪開試喝裝綠茶仔細端詳，那些綠茶全部呈芽狀，上面布滿了絨毛，據說，絨毛是鮮爽度的來源，再細細看，竟然發現有些茶芽上偶爾有細細的孔洞，竟然有蟲眼。眾所周知，蟲眼往往意味着沒有噴灑農藥，茶葉所生長的生態環境良好，這樣的茶放心，最能保留茶的「本味」。我恍然大悟。

吃午飯時，我遇見老闆，他笑問：「發現了嗎？」

「蟲眼。」我笑答。
他在我身邊坐下來說：「秘訣是——他們喝我的茶放心。」

老闆的話再次讓我想起他女兒在石牆上餵鳥的情形，豈不也是放心？

鳥歸不驚，茶守本源。這家民宿的春日邂逅，讓我想了很多事情水到渠成的奧秘：放心。



不負春花



市井萬象

為期十日的「香港花卉展覽」，不知不覺接近尾聲，將於三月十九日結束。今年花展共展出約四十萬株花，當中約四萬株是主題花——繡球花。在防疫限制取消後，市民終於可以除口罩與花朵盡情合影。

圖、文：遂初

徵文題目用心良苦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如果你的朋友名字叫做「痛苦」，你會如何與他相處？這是一道徵文題目。月初，新福港集團主席羅啟瑞先生邀約皇朝會午膳，三年未見，羅先生看上去似乎一點沒有變，而關心青少年成長的熱情也沒有變，他說，疫情終於過去了，《愛·傳·城》徵文比賽要繼續辦下去。當天出席飯敘的有新聞聯會會長張國良、新聞聯副主席顧堯坤等，都是上幾屆徵文比賽的評審團成員，桌上話題之一，是確定今屆徵文用什麼題目。

《愛·傳·城》徵文比賽由羅先生發起，已經舉辦三屆，二〇一八年首屆中英文徵文題目是「孝」，主辦機構詮釋這個題目：「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元素，是關於關愛父母長輩、尊老敬老的傳統文化。「孝」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因其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以至對國家和世界，都有着非常深厚和微妙的影響力。從這段文字，可以理解活動發起人羅先生的初心。第二屆和第三屆徵文比賽，分別是觀看一段短視頻《最後的編織 The Last Knit》和一部內地網劇《快樂520》，然後寫出感想。作為三屆徵文比賽中文評審團成員之一，筆者從一篇篇參賽作文中讀到年輕一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和認同，了解到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思考分析的邏輯，獲益良多。而羅先生出錢出力推動這項活動，三年疫情甫結束復常，立即想到繼續舉辦新一屆徵文，這份熱心令人感動。

前些年，不少年輕人在成長道路上誤入迷途。近幾年，關心青少年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國家領導人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從特首和各個司局長，到社會各界，都十分重視青少年工作，特區政府更將民政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不久前推出首份「青年

發展藍圖」。在具體行動上，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掛帥的「共創明Teen」計劃，透過民間資助和官民合作，為兩千名居住劏房的初中學生提供「友師配對」及現金資助，旨在幫助這些基層家庭的青少年擺脫跨代貧窮的命運。前幾天，一幢由發展商捐地、政府出資興建、社福機構營運的青年宿舍大樓落成，一千六百八十個宿位以市值租金一半的優惠價錢接受在職年輕人申請租住，為期五年。還有資助青少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就業、為大學生提供到內地和海外實習機會等等，從教育、居住、就業各方面幫助青少年。筆者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議論：現在的年輕人真幸福，全社會都在幫助他們。

不過，青少年的問題包括方方面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年輕人的期望，本來就與成年人對他們的期待有所不同，社會應多了解年輕人的需求，盡可能向他們提供更多適切的幫助。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不幫他們幫誰呢。當然，最重要是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教育局公民科要求中學生到

大灣區內地城市考察體驗，坊間亦有不少團體機構推出各種內地考察交流團，例如《大公報》的「范長江行動」等，幫助青少年了解國情，增強國家民族認同感，這些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義的活動。

當然，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幫助年輕人實現每一個願望、每一個夢想，亦不可能幫他們渡過每一個難關。既然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教育青少年學懂如何面對失敗和痛苦，亦很有必要。當全力以赴之後依然失敗、當曾經擁有的突然失去，或者失戀、或失怙恃，這時候的錐心之痛如何撫平，如何走出心靈的牢籠，沒有人能夠幫你，只有靠自己。有道是，生命中的煎熬和痛苦，是幸福人生必經的過程。年輕人學會面對痛苦，醫治痛苦，才能真正成長成熟，才有可能走向成功，這種幸福才是屬於自己的。羅先生建議以「如果你的朋友叫『痛苦』」作為徵文題目，是鼓勵年輕人將內心的痛苦外化為可以面對的「朋友」，尋求相處之道，實是在用心良苦。



▲青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

資料圖片

南丫島的早春三月



HK人與事
東瑞

南丫島的早春三月，迎來了我們早年在印尼雅加達讀書的二十三位校友，大家心情特別愉悅。南丫島也許不是離島中顏值最高的，疫情過後，旨在彼此見見面，呼吸一下戶外的新鮮空氣。

前去南丫島海程約一小時，在那裏還包下一餐海鮮大餐，交通費午餐費兩百元可謂超值。因此當在旅遊業做事的莫校友轉發一張旅行社的有關海報時，其他校友踴躍參加。

出遊當日天色晴好，春光明媚，大家到得很早，歷史悠久的鐘樓下的大合影，個個怕漏在鏡頭外。燦爛的陽光照得海面翻動着千萬銀蛇似的，似乎很快就抵達了。踏上生疏又陌生的南丫島，遠望藍天綠島，陽光明亮，近看幾隻小舢舨在海面搖晃，一家家海鮮酒家毗鄰於海邊一路排開，一陣海腥味撲鼻而來，一種海島慢生活節奏的感覺在踏上海島土地的一剎那間襲上來。

已近中午時分，大家三三兩兩地，邊走邊聊地往海鮮酒家集中的那條索罟灣街道走去。這街巷一邊主要是酒家，一邊是賣海鮮乾貨的小舖。老闆娘們笑容可掬地站在店門口招徠生意，校友們都被那些新鮮的章魚乾、大頭菜、鹹魚、魚鱈等物產所吸引，其中一位校友看着覺得便宜，抓了一包，其他人一擁而上，你選我選，只是在短短幾分鐘內，就旋風似的，做成了好幾單生意，老闆娘想來在疫境幾年都在咬牙苦撐，這一下笑得見牙不見

眼了。

未到中午，好幾家海鮮酒家還未見遊客湧到，老闆和夥計都在忙碌地準備，我想像着遊客滿座的盛況，應該不是自今日始，相信已有一定時日了。社會復常，各行各業都在復甦當中，旅遊業自然也不例外。我們看到不少非常巨型的酒家廣告牌密集地懸掛在小巷上空，一時眼花繚亂，慢慢走到旅行社掛了鈎的一間酒家，分成兩席坐下。

這次出遊，大家熱情高漲，並沒有計較團費多少，如果只是單純吃喝玩樂，貌似少了點意思；校友們在疫境三年裏基本都宅家，少見面，少聯絡，因此都有見見面的強烈願望。歲月雖然不饒人，大家基本上都是銀髮一族，見面感覺彼此彷彿還是舊年那個少年和花兒。比起倒下去的校友，大家都明白自己逃過了一劫，萬分珍惜此時此刻還能來一次同拾午餐，談起那些不幸先走一步的校友，又不免黯然神傷，百般難過襲上心頭。

好快，酒家老闆和夥計端出一盤盤製作認真精緻而講究的菜餚，白灼蝦、龍蝦、鮑魚、日本生蠔、元貝、龍躉球、時蔬、炒飯等。這樣的海鮮大餐，如果是在港九城裏，一枱消費也非同小可；在鯉魚門，至少也要起碼四五千元。大家正在大快朵頤，吃得兩頰生香，也疑惑萬分的時候，組織者莫校友站起來說，這一圍席，標準價是四千五百元，平均每人要三百七十五元，而我們連來回船費才兩百元。這是怎麼回事？要是疫情前，這樣超值的團費幾乎是天天夜譚。莫校友很快就解密了，特區政府資助旅行社團友每人二百元。原來如此，看來政府為助旅遊業復甦用心良苦。

飯罷，我們參觀了索罟灣的天后宮。據說全島有三處，祭拜的都是天后娘娘。此處的廟雖小，但琉璃綠瓦頂、浮雕精緻，而近兩百年悠久歷史、歷經六次重修、擴建，更引人注目，校友魚貫而入，捐資添油，不在於多少。接着還到碼頭附近的地標拍拍照、在大樹蔭下的長亭木椅小坐談心。

回程在中環碼頭上岸，導遊安排二十三位團友以添馬公園為背景拍攝大合照，據說這是有關部門的要求，是旅行社申請和獲得補助的重要依據之一。



柏林漫言
余逾

如果你以為在推崇快樂教育、自然發展的德國不會遇到嚴厲的老師，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這次鋼琴比賽，我也算是見識到了柏林的「嚴師」。即便是國際化城市柏林也不例外，這裏的整體教育風格還是偏向於自然而自由的快樂學習，「虎媽」「嚴師」這種也算是少數情況。柏林的學校盡可能地讓老師、學生和家長一起建立一個學生成長中「鐵三角」，理念要一致，才能一起順利成長。

然而，在教育「鬆弛」還是「緊張」的尺度上，不同的學校、不同的老師、家庭之間都有不同的尺度。在常住居民充滿了國際移民的城市柏林，你會遇到極度「佛系」的北歐家長，也會認識來自亞洲的虎爸虎媽。而我們的這位嚴師，是一位來自埃及的鋼琴老師。

亞瑟老師的履歷中顯示，他大部分的受教育和練習都在俄羅斯，所以對於俄羅斯和中國在鋼琴方面的「苦練」是非常認

嚴師

同的。然而他在柏林教學多年，對「輕鬆快樂教育」的理念當然也是很熟悉。也許正是因為他的教學風格偏嚴厲，也不奇怪他的學生中更多的是亞洲小孩。

有一次聊天中他跟我提起，他贊同應該讓小孩根據自己的意願和想法快樂地成長，但是實在無法苟同那種覺得讓小孩每天練半小時琴就是一種「折磨」的觀點。樂器也好運動也好，持之以恆堅持練習難道不是理所應當的麼？

儘管亞瑟老師對學生練琴的時間和質量有所要求，依然有一部分既熱愛鋼琴又不愛練琴的小孩在他手下學琴。盡心盡責的亞瑟老師也從來不會放棄這樣的小孩，在德國小孩可是不能多批評也不能罵的，怎麼辦呢？亞瑟老師有他的辦法從側面鼓勵和「刺激」小孩去練琴。

亞瑟老師每年會讓他的學生舉行兩次音樂會，他會從選曲到表演都陪伴學生認真準備。每半年的音樂會上，小孩練琴和不練琴的，認真練琴的和不認真練琴的，一目了然。在如此顯而易見的反差中，小孩自己便會反省，到底要不要練習，不想進步。這便是西方教育裏常提到的「同齡人的競爭壓力」。不僅如此，這樣的

「刺激」，不光是對小孩，更是對家長。

亞瑟老師說過，與其說學樂器練琴是小孩的「工作」，不如說這更是家長的工作。如何去讓小孩堅持，配合老師教學，是家長陪伴小孩學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亞瑟老師有次開玩笑跟我說，他發現有時候「教育」家長比教學小孩有效多了。

除此之外，亞瑟老師也鼓勵他所有的學生都去參加每年的鋼琴比賽。對於老師和學生來說在比賽壓力下練琴和沒有比賽的日常練琴，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甚至對於家長來說，也有來自亞瑟老師無形的壓力。

然而，正是亞瑟老師這樣「想方設法」的激勵，安排的音樂會和參加比賽，讓他的學生們都從中受益匪淺。學生們學到的不僅是音樂和樂器，更是培養了生活中的習慣和在挫折和競爭中受到了歷練。

如此的嚴師，在德國的教育體制下不算多見，然而在看到小孩的進步和成長後，如此盡職敬業循循善誘的老師帶來的理念也慢慢改變了一些德國家長。快樂不是教育的唯一標準，努力以後收穫的快樂，更加難能可貴。



▲南丫島一景。 作者供圖